



# 來自窮乡僻壤 的人們

馬雷什金著

馬 雷 什 金

来自穷乡僻壤的人们

錢 誠 王 雨 譯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一九五七年·北京

А. Л. МАЛЫШКИН  
ЛЮДИ ИЗ ЗАХОЛУСТЬЯ  
-----  
СОВЕТСКИЙ ПИСАТЕЛЬ, МОСКВА, 1953.

封面設計：孙如一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东四头条胡同4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出字第003号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

书号660 字数 322,000 开本 850×1168 $\frac{1}{32}$  印张14 $\frac{7}{16}$  插页7

1957年10月北京第1版 1957年10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01—14500 册  
定价(6) 1.50 元

CAD96/03



作者像

## 作者小傳

亚历山大·盖奥尔吉耶維奇·馬雷什金（一八九二至一九三八）是俄罗斯人，生在前平茲省莫科尚市的一个农家，彼得堡大学文学系畢業。一九一七年積極参加革命运动，曾任水兵志願部队指揮員。自一九一八年在紅軍中服役。曾参加解放克里米亚的战役。

馬雷什金自一九一二年开始写作。在他的早期作品“僻乡小县里的爱情”（一九一四）、“野外的节日”（一九一四）、“秋千”（一九一四）等短篇中，作者揭露了专制制度的丑恶。在中篇小說“达伊尔的陷落”（一九二三）中，作者成功地描写了紅軍在解放克里米亚战役中夺取天險彼列柯波的斗争，創造了革命群众的英雄形象。一九三〇年写成长篇小說“塞瓦斯托波尔”，真实地反映了小资产階級知識分子的改造，为他的文学創作活动奠定了巩固的基础。一九三八年完成他的最后一部长篇小說“来自穷乡僻壤的人們”的第一部，以苏联国家工業化和农業集体化的偉大改造为背景，刻画了人民群众的思想面貌，表現了新人物的成长，在当时的苏联文壇上頗获好評。加里宁对这本书曾給予很高的评价。

統一書号: 10019·660

定 价: 1.50 元

## 目 次

|              |     |
|--------------|-----|
| 作者小傳.....    | 1   |
| 離別.....      | 1   |
| 在莫斯科.....    | 10  |
| 幸福.....      | 64  |
| 在旅途上.....    | 78  |
| 千山萬水之外.....  | 110 |
| 艱苦的日子.....   | 135 |
| 在祖先的土地上..... | 250 |
| 冰融雪化.....    | 346 |
| 歌聲.....      | 426 |

## 离 別

別了，再会吧，穆善斯克！

一輛雪橇馳过往常那个十字路口，繞过古老的磚造耳房（在这里的鉄門扉里，曾經杀死过一个很富有的食品雜貨商人），轉进打谷場，沒入了風雪的黑夜。夜深了，耳房里却还透着灯光，看样子像是在鬧新房，过路的人們挤在窗口呆望着室内令人作嘔的戏謔。房子后面，沿着穆沙河岸，鎮边上的几間洗澡堂和几棵白柳湮沒在紛飞的雪花中。

雪橇里坐着两个人。从打谷場尽头麦秸垛旁的暗处忽然又閃出一个人，迎着雪橇走来。他被背上的包袱压得弯着腰，提心吊胆地四下張望着。

“彼佳沙<sup>①</sup>！”赶雪橇的車夫含着敬意輕輕地喊了一声。“是我們，我們……上来吧！等了这半天，可把你冻坏了！……”

雪橇上的乘客立刻自动地往旁边挪一挪，讓出一个坐位，并且推过一些麦秸給新来的人垫厚些。

“唉，彼得，按理說，这种时候應該好好地喝两盅，用手風琴拉一个离別小調……”

---

① 彼佳沙是彼得的愛称。——譯者注。

但是，他沒有說下去，因為坐到雪橇上來的人，用雙手抱住自己那有護耳的皮帽子，不能自制地抽噎着痛哭起來。雪橇上的乘客也忍不住長嘆了一聲。

車夫傷感地說：

“真的，這像什麼？離開自己的家，還得在三更半夜悄悄地溜走！好像小偷一樣！……”

他狠狠地照着馬背抽了一鞭子。

雪橇馳過那些釘死了門窗的店鋪，轉眼間越過了鎮邊的小溝。從一九一八年起，這條小溝里曾經掩埋了好幾個被槍決的反革命分子——兩個軍官和四個商人。過了小溝是一條通往小站的大道，再往前，直達平茲。四外是一道道的大雪溝，一片荒涼，使旅人蒙眬欲睡。雪花閃着藍色的光芒，在雪花後面，仿佛看到一個碩大無朋的人群被火光照得通紅。風越刮越緊，在耳旁呼嘯着，路旁的電線杆發出乞丐般的哀鳴。車夫時而吆喝兩聲……寒風漸漸刺透衣襟，人們不得不轉過身來背風坐着。彼得擰了擰鼻涕，顯得多少振作了些，伸手到懷里的口袋里去摸煙葉。

“不要緊，沒什麼！……”他就像是對誰允諾什麼似的說。

“你那個兄弟還在莫斯科嗎？”車夫這樣問，目的是想安慰安慰他。

“還在莫斯科……”

“小時候我們多么要好啊！如今，他大概全忘啦。”

“他現在在莫斯科的地位可高哩！”雪橇里的另一個乘客插嘴說，“和加里寧在一起工作，在報社里……”

“那他怎麼不肯照顧一下自己的哥哥呢？怎麼不同別人談談他哥哥在這兒怎麼受人家的氣呢？像他這樣的人，只要說一

句話就行了。……”

淒涼的沉默籠罩着雪橇，接着，車夫由于同情而忿忿地說：

“你瞧，如今，人們真是連同胞兄弟都不認啦。”

徹骨的寒風刺透了彼得身上打着補釘的舊上衣。好在身旁的乘客還可以從旁擋點風（這是他的表弟——棺材匠伊萬·茹爾金）。彼得的左眼被風吹得什麼也看不見，上下眼皮給淚水凍在一起，睜不開了；右眼所看見的，也只是無情的風雪的閃動和腳下奔流的雪浪，——現在，這也就是他生活中遺留下來的唯一的東西了。在風雪中，往事像蛛網似的一層層浮上腦際；似醒非醒，似夢非夢，他浸沉在旅途的倦怠煩悶中。這種情況對彼得來說是老早就習慣了的——他來往於這條道上已經有二十年了。那時候，真是無憂無慮，熟悉的丘陵和溪谷披着燕麥織成的溫暖的綠色衣衫，古色古香的夕陽安詳地懸在天邊，兩輪馬車載着剛下火車的旅客行駛着，載貨大車一輛接着一輛地蠕動着，穆善斯克鎮上的年輕姑娘們坐着車去作晚禱，婦女們留在家裡預備次日清晨的肉餡點心。哼！那時候，車夫吆喝着，鈴聲悅耳！……走到維亞左維山谷的時候，果真從後面突然傳來一陣鈴聲；一個人叱着牲口追上前來。彼得急忙彎下背，把頭藏在雪橇的前座後面。

“瓦夏尼亞，這是誰？看看，是不是咱們鎮上那個養狗的小子？”彼得對車夫說。

兩匹系着响鈴的馬拖着一架雪橇，一下子就从路旁的雪堆上赶过去了。因为天气恶劣，雪橇上的人緊緊縮在坐位的一角，用皮大衣把身子圍得像一個皮筒似的，哪里能看清楚是誰？

彼得覺得自己剛才太膽小了，怪不好意思的。

“瓦夏尼亞，我是說，哪怕擺一個正經體面的人來掌權也好，

却弄了这么个毛头孩子——臭养狗的来！”

“哼！他們甚至有句格言都是这么說的，說什麼：莫要說我們一錢不值，我們是新社会的主人！<sup>①</sup>你們听听！”

“还提什么格言！”車夫在后面的雪地里忿忿地說。他本想跟着雪橇跑上坡去，哪知道一下子陷在雪堆里，于是只得又爬到雪橇上来。“昨天，貧农庫茲瑪·費多洛維奇到我家里来，对我說：‘要收你七个半卢布！’我就問：‘为什么呢？’‘因为你被剝夺了政治权利。’你們看，这成什么話？誰都知道，我家以前被火燒了，从火里我只拿出一副馬籠头来。那时候，急得我像瘋子似的往屋里，往火里乱撞，想办法把馬救出来，总算抓住了馬籠头，可是馬早就被人拉走了。这就是說，我得重新起家！我开始在集上販羊；总不能伸着手去討飯吧！如今誰还可怜遭了火灾的人呢。后来，販羊賺到了几个錢，我总算是把房子盖起来了。可是，現在就因为这个，他們一忽兒恢复我的政治权利，一忽兒又剝夺，剝夺了又恢复，还对我說：‘来，你报名加入集体农庄吧！’”

“唉，可不是嗎……”棺材匠也替他伤心似的說（其实除了販羊的事以外，他还知道瓦夏尼亚另外一些見不得人的勾当），他这样附和着是为了抑压自己內心的苦楚，可是，压不住，不由得他也被眼泪哽住了。

彼得在雪橇里轉动起来，差点兒沒把牙齿咬得咯咯發响。

“喂，喝点兒酒吧！……还是等一会儿？”

这两个人还不曉得他們的說話声就像一群烏鴉在空中喧叫一样使彼得發煩，听到这些話，彼得的眼前重新浮起一片凋零的景象，無人管理的穆善斯克鎮的集市，雪地上滿是麦秸和馬糞，

---

<sup>①</sup> 这里所指的格言是“国际歌”里的一句話。——譯者注。

在仅有的几个摊子被拆除以后，整个集市空落落的，一直到大教堂全是光秃秃的一片。只有几只狗在空地上嗅着，寻找什么东西，再就是訓練班里的一些青年男女，看样子不像本乡人，这些生来就是为了使别人遭殃的人们正在学开拖拉机……

彼得用力拉了拉帽子的护耳，用手指使劲地按着眼睛，竭力想睡着，可是怎么也睡不着。就这样在茫茫的松软的雪地里奔驰了将近两个鐘头。車夫不住地向棺材匠詢問。

“那末，阿列克塞耶維奇，依你說，你这是去找好事情啦？”

“我們在这兒已經熬够了，瓦夏尼亞。我都不記得多久以前有人定做过棺材啦。現在大家都自己动手了。木匠活兒也很少，难得有人叫去釘个窗框什么的。这个年头，誰还盖房子呀？我們有一塊地，如今又要給集体农庄收去了。可是我家里張着六張嘴，外加我和老婆：每人一塊面包，就得八塊，每人兩塊，就是十六塊呀……”

“开銷真大！”瓦夏尼亞表示同意。“你好像連手風琴都带来了？”

“是啊，也許会用得着；誰知道还要在外乡吃多少苦呢。”

“現在，成千的人往建筑工地去。前天又从勃魯多夫加村走了四个。人家說，可以掙到很多錢，可是，誰知道……”

茹尔金仿佛又在風雪后面看到一个宿营地：燃着几堆野火，人們冷得輕輕地跳躍着，不知道在那里搞些什么。

“你啊，彼佳沙，我告訴你，”車夫回过头來說，“彼佳沙，你派头装得神气点兒！別鬼头鬼脑的。你一神气，人家就不会怀疑你了。有什么証件沒有？”

“他有一張旧公民証，还没有弄脏，”棺材匠說。

彼得受了委屈似的站起身来，又坐下去：

“这一手我倒是会的，你放心，我们是伏尔加地方的人呀。到了那个地方……人就像沙子一样多，誰还能找到我！我只要能平平安安离开这个小站就行。我看，也許从西曼什繞道走更好些吧？”

“没关系，就在这兒也能把你送上車。不过你得把派头装得神气点兒！”

已經半夜了，在預期的地方看到了晃动的灯光，小站上的榆树旁的栅栏，看去是一片黝黑。听，一列貨車在黑暗中奔驰过去了，兴奋地鳴着汽笛，車輪隆隆發响——奔向草原，奔向平淡無奇的旅途，奔向灯光灿烂的大城市去了。当他們的雪橇馳到树下的时候，草原在背后更加凶猛、更加狂暴地怒吼起来，什么也看不见，沒有一样东西值得人投下最后的一瞥。……彼得由于害怕，同車夫一起留在車站外面的廣場上，茹尔金跑去排队买票。是要长途車票——到烏拉尔去的。

茹尔金最担心的事，偏偏就發生了：熟悉情况的人說，“馬克辛号”列車上的坐位很少。而“馬克辛号”一晝夜間只开一次。在昏暗的站房里，两扇門摆来摆去，門上的玻璃嘎嘎作响，吹来一陣陣的过堂風；一片凄凉的离别景象。貼近电灯，挂着一幅亮光紙印的五色宣傳画，刺目地映进入們的眼帘，使人再也不願意往別的地方閑望了。这时候，在茹尔金身旁，一个穿着寬大外套的蠢婆娘，在寒風里把一个吃奶的嬰孩放在售貨柜台上，开始包裹，孩子哭着、鬧着，真像他的小女孩桑嘉……排队买票的人們也都是茹尔金所不能比的，他們大都是有公干的，是区上的工作人員，穿着紧身的、短短的皮袄和上衣，这种人，哪怕是从別人的喉嚨里也会把車票挖出来的！茹尔金穿着一件从前为了体面縫制的棉大衣，还装有一个旧羔皮領子，活像一座小房子似的压在

身上。在大衣里面，他那好心腸的老婆还給他圍上了一條絨圍巾；穿着三双袜子的脚上，过膝的皮底毡靴臃肿地显出了褶紋。这全副行装是花了最后的錢添置的。这套旧衣服显然令人想起那揮泪的道別、孩子的啼哭、失去了主人的木工工作台。鐘声响了，火車正开进来，已經开来了——鉄的、盖滿了雪的、像死神一般不能阻拦的……棺材匠又望了望那幅宣傳画，望了望那倚在汽車旁边、蒙着随風飄拂的面紗的、神色愉快的美貌女郎，和她背后那白色的宮殿和藍得像火駒鳥一般的海。世界上居然会有这样輕松的生活嗎？他感到有些害怕了。

听到鐘声，彼得不由地打了一个寒噤。他从背囊里取出瓶子，用手掌在瓶底上拍了一下，咕嘟地喝了一口，就把剩下的遞給了車夫。

“喂！瓦夏尼亞，咱們走吧……”

他們从厕所旁边偷偷把行李拖到月台上。然后不得不在厕所旁边等着，因为鉄路綫上，站房左近的一片盖着白雪的曠地上，灯光明亮，一切都看得很清楚。風被阻擋在樹丛和建筑物的后面了，只是还飄着細微得像灰塵似的小雪花，但是彼得的牙齒却咯咯地碰撞着……鐘声又响了。車站的門豁地打开，旅客紛紛拥了出来。可是一直还看不到茹尔金的踪影。瞧，“馬克辛号”已經噴着火星从黑暗中、从水塔后面駛来了。接着，又是一声汽笛，火車头發出震耳欲聾的声音直向着人群冲来，就像一个烈火熊熊的熔鉄爐；機車后面，是数不完的一节节的貨車，發出轟隆隆的响声，接着就是四等客車。列車突然像一道黑色的墙垣似的停了下来。一大群人带着龐大的箱籠立刻向車廂涌去。茹尔金从人丛中向这面挤过来，他的衣服敞开着，滿头冒汗，帽子歪在脑后，絕望地揮动着紧握在手里的錢。

“喂，彼得，糟啦，沒有車票啦！……”

彼得狠狠地瞪了他一眼，推着他上車。

“別亂叫，咄……就这样也可以坐到的。上車要緊，別耽誤了上車！……”

“可是，这样我們会被人家抓起来呀，”棺材匠有气無力地說。

但是他的身子却不知不覺地擠到大家前面去，用腳找尋上車的踏板。剛巧又是那個穿着肥大外套的女人，一手抱着嬰孩，一手提着一個過於笨重的袋子，在他面前堵住了路，而且情況非常糟糕：她自己進不去，又擋住了後邊的人。棺材匠甚至有些生氣了：“照这样，也許我們都要由於這個蠢婆娘而留下來了。”這時候瓦夏尼亞上來施了個手法：用肩膀把那個女人從車廂旁邊擠開。彼得像一隻鷹似的，第一個躍上了車台，接着就使勁把自己的背囊和箱子從人叢中拖了上去。“好啦。”接着茹爾金也被擁上了車廂。他還來得及在積雪的屋頂上，在柵欄旁邊的榆樹上投下臨別的一瞥，就在榆樹後面不遠的地方——总共才不過二十公里路！——隱藏着他那偏僻的故鄉……他想對瓦夏尼亞說句什麼道別的話，可是瓦夏尼亞卻還在用脊背把那個女人從車廂旁邊擠開，這回顯然是為了開心。女人喊叫着，並且用胳膊肘打他，瓦夏尼亞也嚷着：

“嘿，這些人，看，多麼可惡！……”

在晦暗的、像澡堂一樣郁悶的車廂里，上上下下只看見人的腿，一個個睡得昏昏沉沉的腦袋下垂着，到處是呼呼的鼾聲。

“找個暗一點兒的地方安頓下來吧，”彼得嚴厲地低聲催促着。

從聲音里已經可以感覺到——現在是另外一個彼得，真正

的彼得出現了……他馬上老練地在板凳中間的地板上坐下來，向四周環視了一下，就把一個瘦瘦的小伙子踢了一腳，那個小伙子正攤開穿着草鞋的兩腳，坐在那兒睡覺。

“把臭腳挪開，又不是在做客，媽的，這樣攤手攤腳地躺着……”

半睡半醒的小伙子吓了一跳，把身子蜷縮起來，彼得就側過身子靠在背囊上。

“來呀，這裡地方很寬敞呢！”他招呼着茹爾金。

在結了冰的窗子外面，響起了嗚咽的鐘聲。

## 在莫斯科

“生产报”的工作人员索烏斯丁，也就是尼克萊·腊茲道尔，順着編輯部的楼梯跑上来。他这样急促是因为节日的前夕——一个繁忙的、重要的日子迫近了。同时，他自己也喜欢在清晨里，在組长卡拉布赫上班以前，独自在空空的办公室里守在电话旁边坐一会儿。当然，自从在克里米亚發生了那件事情以后，他不能，他不能再給她打电话了，而索烏斯丁也的确克制住了自己，居然三个月沒有打过一次电话；可是，电话却是誘人的，就像通到“那兒”去的一扇方便的、沒有关闭的小門一样。况且像奥丽迦那样沒有定性的女人，真說不定哪一天早上会亲自跑到編輯部办公室来……

办公室里有一份剛印出来的、油墨未干的、發着松节油气味的当天的“生产报”在等候他。和往常一样，手指先翻开了第二版的“工业栏”，这是“生产报”最重要的一版，也是他索烏斯丁从头到尾亲自編輯的一版。

这一版的頂上是一行大字标語：“拥护新的社会主义的劳动方法！”在索烏斯丁看来，临时代理責任秘書职务的茲宾同志煞費心机地創造的这个新方法——用“集錦”（一起登五六篇同一个題材的文章）的方式刊登文章的办法——并不高明，反而使报